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投稿平台: <http://vip.book.sohu.com/zt/13wlvw/>

【散文赛区】

□莫流焜

少年时代离去了,想起它走的身影,急促而彻底,像爷爷离开时一样,然而最后留给彼此的,只有让人感叹的几个字:永远不会再相遇。

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步入了青年。初入青年时代,仍旧残留少年时代的坏习,那时候,整个人沉沦在网

可爱的人

欢坏人托着心脏以示对异性朋友的真诚,我喜欢坏人戴着面具诉说单身的寂寞,我更崇拜坏人那一手高超的“盗窃”技术,能悄无声息地偷走别人的心。当然,这里的别人也包括我。

记得那时带着傻呵呵的性格,对一个叫如的“坏人”几乎掏空了灵魂,可最后才发现自己所收获的,只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和陌生的眼神。待我醒悟时,发觉心脏是空的,没有心的位置发出阵阵疼痛。但是自己没有怪如,反而还微笑着对她说,“谢谢你放过我。”

失恋,是一件多么难忘和伤心的事。我没有告诉家人,只请了三天假躺在床上号啕大哭。可是,哭泣并不能疗伤,于是乎,自己跑了出去喝酒。那晚,夜色很好,我看见满天星星,它们的美让人沉醉。自己边走边观望,突然眼前一黑,说得比白话还白一点就是:我被车撞了。我入住重症病房,十多天才恢复意识,父母也赶来省城。母亲坐在床边,一直盯着我,看到我醒来,她激动地向父亲喊,“他爸,孩子醒了!”父亲站在窗边,抬头望着天空,我的醒来没有令他回过气,也许天空很美或出现了飞碟。我扫视一圈病房,没看到奶奶的身影,便问母亲:“奶奶呢?”母亲回答:“在家呢,没来。”得知奶奶没来,我有点不高兴:“你们为什么留奶奶一个人在家?她都七十多了!”母亲刚想说,父亲突然转过身,怒吼:“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你知道交警怎么说的吗?说你喝醉酒乱过马路,出租车司机无需承担责任!”父亲觉得不解气,顿一顿补了句:“真是生块又烧好过生你!”我没有再说话,也无力反驳,自己慢慢闭上眼,把父亲发怒的脸盖了过去。

在重症病房住了一个月,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父亲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他包了一辆面包车,把我送回县城的医院继续治疗。在车上,母亲解释说:“家里的钱不多了,县城医院的费用比大城市便宜。”母亲怕我担心治疗效果问题,她又安慰说:“医生治病方法都一样的。”看到母亲挂满忧愁的脸,我微微点一点头。季节已是深秋了,两旁的树木开始掉叶子,有数片沾在车窗的玻璃上,我深深地望着,心里轻叹:落叶自知落叶悲,不恨树儿不恨风。

奶奶知道我回到县城,也来医院看望我,手里提着皮蛋瘦肉粥。我说:“奶奶,医院那么远,你以后不要经常往这边跑了。”奶奶笑着回我:“不远不远,现在我们都住在河边的老屋。”“老屋?为什么住在老屋啊?”我不解地问。奶奶没有回答,我把目光转移到母亲身上,母亲明白我的意思,她说:“为了凑你的药费,城西的新房子租出去了。”听完母亲的话,我看了看熟睡在椅子上的父亲,然后“哦”了一声。似乎除了“哦”,自己已没有其它语言可以回应母亲那充满悲凉的话了。

县城的医院我又呆了一个多月,出院时,医生对父亲说:“你儿子的手没什么大碍了,就是脚还有一点问题,多走路,会慢慢好起来的。”办好出院手续,我不太高兴地坐上轮椅,回到了河边的老屋。老屋是一间平房,它是家的起点,也是我生命的起点,它见证了很多东西——奶奶与爷爷的记忆,父亲对母亲的爱,还有我童年的快乐。现在,我们都回来了,只是不知为何,坐在轮椅上凝望老屋,心海却泛起淡淡的忧伤。

回到老屋后,父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时间,早出晚归,家里留

下奶奶一个人照料我。每天,奶奶把我推到老屋外面的路口,然后让我自己用拐杖撑着走回去。那时,我总害怕被儿时的伙伴看见,所以常常低着头走。一步接一步,自己很用心,可是走了一段时日的路之后,发现双脚还是不能完全恢复,我渐渐开始颓废,时常躺在木板床上,仰望着被修补过的屋顶发呆。看到我这般样子,父亲问:“怎么了?”声音高而重。母亲和父亲同出一辙,也问我:“怎么了?”但声音低而轻,带着关怀。奶奶没有说话,她煮了一碗皮蛋瘦肉粥放到我的床头柜上。我侧过身,注视着那碗皮蛋瘦肉粥,忽然想起了如的问题:“你在省城有房子吗?”那时我回她说:“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在存钱了。”如又问:“那你家里有车吗?”我摇摇头,如很失望。想到这里,心中泛起莫名的火,手一挥,打翻了那碗皮蛋瘦肉粥,铁制的碗掉在地上,翻动了两次。房外的奶奶闻声探头张望,看到皮蛋瘦肉粥打翻在地,她欲进来,但最后还是止步。我抬头望去,奶奶站在门旁,脸上的皱纹掩盖了那莫名的表情。

意志随着时间走动,变得越来越消沉,又恰逢天气渐冷,大多时候,根本连动也不想动。父亲是急性子的人,时间一长,他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忍不住说:“别老是躺着,医生说要多走走。”“知道了。”我应付式地回答。父亲一听来火了:“你什么态度啊!”刹那间,自己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撑起身子,举手用力拍了一下床板,大声回父亲:“我又怎么啦?”“看来今天不教训你一顿不行了!”父亲说着从腰间抽出皮带。忙碌着家务的奶奶和母亲听到争吵声赶了过来,互相劝说:“阿来,别……”“小角,别激你爸了。”我不听劝说:“来啊!打我啊!最好打死我!”父亲急坏了,想上前打我,奶奶和母亲拦住了他。父亲对我吼:“卖掉城西的新房子你真是个错!没用的家伙!”父亲的话让我解:“城西的新房子卖了?不是租出去吗?”父亲脖子的青筋也露了出来:“租?那几百块租金连轮椅都买不起!”我有点蒙了,连忙望向母亲,母亲接到我投来的目光,一下子就哭了。一股寒风从窗棂吹进来,吹散心中的雾,我静静地躺下,心里却不平静。我憎恨自己,自己应该坚强,应该上进,不能对不起那些人,那些可爱的人。

事后,父亲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次日他请了一位骨科老中医回来为我诊治。老中医抬起我的脚,上看看下看看,左敲敲右敲敲,把我一番折腾之后,最后开出一个中药方子,泡脚之用。母亲拿着方子鼓励我说:“再过一段时间,脚就好了。”我握着母亲的手,点头之时,突然感觉她的手腕细了,自己心痛不已,“妈,你瘦了。”母亲笑着回答:“你老妈我最近在减肥,当然瘦啦。”我想了想,又把目光投到正在门口抽烟的父亲身上,发现父亲的衣服宽松了。我问母亲:“老爸呢?他也在减肥吗?”听见我如此问,母亲也把目光转移到父亲身上,她脸上的笑容立马添了一些东西,但依然还是笑着。

时光不停在消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知母亲所说的一段时间是多久,但自己会坚持下去,直至弃杖而立。或许,在某一个时刻、某个黎明之后,就不再需要拐杖了,那样我便可以爬楼梯,我便可以骑自行车,我便可以陪奶奶上山看望爷爷,我便可以走去菜市场买猪肉回来。我想,父母的消瘦,也只是因为少吃了两块猪肉而已。

【诗歌赛区】

时光深处的暗影

(组诗)

□昨夜西风

猫掀动瓦片

猫掀动瓦片
秋风如一把锐利的刀子捅进来
楼上,变得静寂
猫头鹰的叫声,分割着痉挛的夜
屋后的树叶,啪地掉下一片
可以想象,大地的心
微微疼了一下
每年秋天,许多人都听见
乡村的夜晚,有翩翩落叶坠地
母亲年近,多少世事
她都见过了,每次听见落叶
她那苍白的脸
都像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
猫掀动瓦片,掀动瓦片的猫
一只又一只
屋后的那棵梧桐,秋去春来
花——依旧
秘密已经掩埋,猫
不知所踪

蚂蚁

除了蚂蚁,谁还愿意
在一口封闭的棺材里,将一具尸体
逐一分解
这是手,握过巨人
这是脚,踩过别人肩膀
这是眼,窥过蝴蝶的隐私
这是鼻,嗅过枪子与蓝天的味道
这是嘴,吃过蛤蟆与天鹅
这是心,装过海水,与鹰一起飞翔
一起坠落过
除了蚂蚁,谁还愿意
与一个逝去的灵魂交谈
不泄露一点天机,从骨骼间的缝隙
取出钙,沿着小草生长的方向
探寻思想深度,一个温暖的巢穴
或许就是一根冰凉的手臂
每个人,都有与一只蚂蚁
成为知己的时候
尽管,有时拇指一按就死掉一只蚂蚁
脚一踏,就死掉一群蚂蚁
但蚂蚁,是最了解人心的
心有千千结,都是它
牵一根线,反复而绕
除了蚂蚁,谁还愿意
与我们一起,生存,死亡
听大风与垓下曲
自觉维系,一个有序的世界

干净

有时,一棵草比水干净
一只羊,比一片云洁白
一缕光,比一朵花鲜艳
奔跑的风
将狡猾的狐狸,从一个地方
赶到另一个地方
只有烈火,显然不够
大地能发芽的种子
都具有灵魂,能飞翔的鸟
都能重生,能老去的植物
都能看透时光
我想说,阳光腐烂
流水黑如锅底,花朵暗藏玄机
上帝充耳不闻
一个十足的疯子
砍树,挖土,学愚公移山
虚怀若谷,博取功名
他说,如果他死去,大地
将变得无比干净

点评

时光流年 岁月如水

《时光深处的暗影》是一组在诗歌技巧上颇有创新的诗。写乡土的诗歌很多,但在乡土题材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却是很困难的。这一组诗歌,努力在诗歌的通感技巧上有所创新。《猫掀动瓦片》,写得神秘而充满想象力,秋风像锐利的刀,不知所踪的猫,如同记忆深处的乡土,让我们久久在时光的影像里飘荡。

初评委:房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点评

只要有爱 就有了拯救

年少轻狂的叛逆总会如岁月的划痕一般给青春刻下深深的印。而这印记,有时候是一种心伤,伤了自己,伤了青春,伤了那些深爱着自己的人。但只要有爱,就有了拯救,拯救了年少轻狂的伤,抚平了心上的伤,抚慰了亲人的伤,然后,与时光一起留下的,只是浓浓的亲情、深深的爱。行文悠然有致,隐在时光里的细节清晰在目,作者的心绪起伏。牵一缕读者的思绪,和作者一起感受情思的流动,感受亲情挚爱的氛围。

初评委:王晓梦,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游中,把事业抛在脑后……奶奶年已古稀,在不成熟的那些日子里,她经常教导我,“小角,电脑辐射大,少玩一点。”奶奶的话我每次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如果她是一棵树,她的话像水,她只知道整天给我浇水,却不懂得给我施肥,说了也白说。听多了会觉得烦,看到奶奶我就想把房门关上,不想听她唠叨。可是,当我尝试把门关上时,砰的一声,门又被踢开了,回头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吓得我把鼠标掉在地上。父亲冲进来,从腰间抽出皮带,一下打在键盘上,键盘随即散架,他又拧我的耳朵,大声吼,“什么时候去工作?”我被拧得呈现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奶奶见状,急忙走进房间,边扯父亲的手边喘气说,“阿来,放……放手。”奶奶的话很管用,犹如圣旨,父亲二话不说松掉了手。

在奶奶的“保护”之下,我又度过一段愉快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父亲是一个十分懂得种植的人,对于我这棵小树,他让母亲时常给我浇水,给我施肥,奶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来给我松土,“兔崽子,看你还得意啥!”说着,又从腰间抽出皮带。终于,在第三个键盘被父亲打得四分五裂之后,我开窍了,决定外出打工。临行的早上,奶奶天未亮起床,煮了我最爱吃的皮蛋瘦肉粥。当她把粥端到饭桌上时,我凝望那苍老的身影,发呆呆了。自己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奶奶,银色的短发中分,别于耳后,黑色的铁夹子收紧微微隆起的发丝,但细看之下,还是有数根垂在布满皱纹的脸上,这也说明她开始老花眼了。奶奶见我看得入神,笑着问我,“在看什么呢?”我回过神,赞美她,“奶奶的衣服真漂亮,眼光真好。”被我这么一说,奶奶下意识地摸一摸衣服,笑容更灿烂了。出门时,奶奶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还偷偷塞一个小布包给我,在客车上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沓小钱,顿时,我又想起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展现笑容的时候,是那样的可爱。

父亲已托人办好了,我在省城一家玩具厂工作。在新的环境里,我认识了好多人,当中有好人有坏人,好人通常爱给我讲大道理,我不太喜欢;坏人在21世纪往往是受人喜欢的,自己也不例外。至于原因,实在可笑。我喜